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雷峰塔奇傳

第十三回 標黃榜名震金街 結花燭一家完聚

詩曰： 燦爛卿雲繞帝京，幽芳蘭蕙達彤庭。

九天丹詔遙頒下，步向雷峰度上升。

且說許夢蛟別了姑夫、姑母，出門上京會試，路上朝行暮宿，穿州過縣，到了京城，尋寓安歇，揣摩以待。到了場期，隨眾人入闈，三場已畢，真個篇篇錦繡，字字珠璣。揭曉之期，夢蛟高中了會元。報到寓所，夢蛟大喜，慌忙打發了報人。早有許多執事員役前來伺候，夢蛟遂即換了冠帶，吏役擁簇，出門赴過瓊林宴，拜座師，會同年，忙個不住。到了殿試對策，天子臨軒，百官侍立，三百進士濟濟，伏於丹墀之下。傳臚高唱：第一名許夢蛟 狀元及第以次榜眼、探花。各賜御酒三杯，簪花掛紅，敕賜遊街三日，十分榮耀。滿城人等，看見狀元青年秀美，無不嘖嘖稱羨。

三月游滿，狀元三人進朝謝恩，退出午門，夢蛟赴翰林院修撰之任。到任後，遂將父母始末並自己托居李家成立情由做成一本。五更入朝，景陽鍾動，天子登殿，百官山呼已畢。夢蛟俯伏金階，口稱：「微臣新科狀元許夢蛟有事奏聞。」天子問道：「卿有何事奏來？」夢蛟將書呈上龍案，天子從頭至尾細細一看，只見疏上寫道：

新科狀元翰林院修撰臣許夢蛟 奏為敬陳微臣父母遭難始末緣由，仰祈聖恩俯允籲請封誥事。臣聞君親一體，臣子原元二致，家國並重，思孝同此寸心。臣父許仙，自幼怙恃，依姊家而成立。臣母白氏，修道青山，托巖洞以棲身，雲遊中界，聊作求風之情。爰遇西湖，遂成無媒之合，結親五載，負冤兩地。臣生彌月，母遭塔下之殃，固悼淪亡，父作方外之客。臣姑許氏，憫臣孤幼，躬親撫養，既減損而課讀，復許息以為婚。臣蒙聖恩，待罪翰林，父母未蒙誥封，子職既虧，臣道有缺。合無仰懇天恩，乞賜救命，榮耀先人，俯准告假，回鄉祭親，稍盡子職，無忝臣道。謹奏。

天子看罷，龍顏大喜道：「原來卿家父母有此一段委曲，朕心嘉悅。今封卿父為中極殿學士，卿母為節義天仙夫人，卿姑夫李公甫教誨有成，封為忠義郎，許氏撫養有功，封為賢淑宜人，均賜誥敕。准卿給假一年，回鄉祭親，完娶後回朝供職，欽此。」

狀元謝恩出朝，退出午門，慌忙回來別了眾同年，收拾起身。車馬紛紛出了京城，一路好不興頭，所過州縣，文武官員盡皆迎送。

路由鎮江，狀元猛然想起前因，遂令將車馬安頓駟中，自己打扮作秀才模樣，只帶一個跟隨，一路往金山寺而來。到得寺中，無心觀玩形勝，進入大殿，焚香禮佛，遂入後殿。和尚出迎，同到方丈內分賓主敘坐，小沙彌獻茶入來，吃罷。狀元開言問道：「師父可是法海禪師？」和尚道：「法海乃是家師，現在雲遊未回。」狀元道：「師父法號甚麼？俗家尊姓？為麼出家？乞道其詳。」和尚道：「貧僧賤號道宗，俗家姓許名仙，字漢文，杭州錢塘人氏。」遂將從幼在李家，後來如何與白氏相會、結親及兩番受罪，並水漲鎮江，同歸錢塘，生下兒子取名夢蛟，共姊家指腹為婚，到滿月法海來家將白氏收在雷峰塔下前後緣由，從頭至尾細細說明。「因此，貧僧看破世情，離了紅塵，削髮金山，拜法海為師，在寺修行。於今十數載，兒子寄托姊家，未知長成與否。」狀元聽罷，慌忙雙膝跪落，落淚紛紛，叫聲：「爹爹，不肖便是許夢蛟。」漢文愕然，起來仔細一看，扶起笑道：「居士，你認錯了。」夢蛟道：「不錯。」就將在學堂讀書，被眾友背地笑罵，回家見過姑娘，說明根由，因思憶父母悲苦成病，醫治平服，後來奮志入泮；連科發解，入京會試，蒙恩取中狀元，現蒙聖恩，欽賜父母誥敕，給假回來一段情由，詳細稟明。「因此路出鎮江，特來金山尋訪父親，同回錢塘，稍伸孝養。」

漢文聽罷，悲喜交集。叫聲：「兒呵，如此說來，我果是你的父親。且喜上天垂憐，吾兒金榜成名，只是你母遭塔壓身，一念及此，夢魂難安。」說罷，垂下淚來。狀元淚流滿面，叫聲：「父親不必傷悲，兒現求取敕封，回來祭塔，封贈母殺，望父親同兒下山。」漢文道：「兒呵，你父今已出家，本不肯再蹈紅塵，念你孝思苦懇，如今姑同你去祭了你母回山便了。」狀元大喜。此時，寺內眾僧聽得夢蛟是新科狀元，道宗是狀元父親，一個個驚得屁滾尿流，大家忙披上袈裟，戴了僧帽，齊到方丈跪下道：「小僧們不知狀元爺駕臨荒山，有失迎接，死罪！死罪！」狀元逐一扶起道：「眾師父何須如此，家父在此，蒙眾師父不棄，獲居寶山，學生感佩不盡。」漢文亦道：「你們如此下禮，我心何安。」眾僧大喜，無不稱贊狀元爺大量。漢文對眾僧說明就裡，眾僧合掌作賀。狀元令長隨取了白銀二十兩送與眾僧為香銀之費。眾僧忙道：「小僧們怎敢受狀元爺大惠。」狀元道：「不妨，請收。」眾僧推辭不過，只得收下。狀元遂請父親起身，同出金山寺，眾僧送出山門不題。

且說公甫家中已經郵報夢蛟中了狀元，家內鑼鼓喧天，音樂震地，親友填門，車馬塞戶，府縣俱來作賀。公甫同許氏就如登天一般，喜得亂跳，碧蓮歡喜更不必說。後來探知狀元給假回家祭親完娶，家中預先整治第宅，打點各項伺候。

不多時，狀元輿馬已到，府縣出郭迎接，到得里門，迎入新第，家中又有一番的鬧吵。狀元拜見姑夫、姑母，公甫、許氏見漢文亦同狀元回來，更加歡悅，狀元將金山尋回之事一一說明。漢文同姊夫、姊姊相見，彼此樂極，不覺淚下。此時一家聚會，喜溢門闌，大開筵席作賀。漢文已經持齋，另治素筵，飲至更深方罷。

明日，清晨起來，狀元全副執事，出了西關城，祭謁祖父、祖母墳墓回來，請出誥敕，漢文同公甫、許氏一齊冠帶起來，望闕謝恩。狀元吩咐治辦禮物，同去西湖祭塔。一程到得西湖，雷峰塔下安排祭禮，狀元跪下讀罷誥敕，放聲痛哭，漢文亦動悲聲，公甫、許氏俱揮淚不止。

大家正在悲傷之際，只見空中來了法海禪師，叫聲：「好了，狀元今日還鄉祭塔，老僧今日亦來完卻一場善緣。」公甫、漢文等看見，慌忙迎拜，就對狀元道：「這位就是法海大禪師。」狀元見說，跪下拜求法師放出母親。禪師慌忙扶起，道：「狀元皇家貴臣，老僧怎能生受得起。令堂夫人今日災難已滿，老僧奉佛旨特來放他出來，與狀元相見。」狀元聽罷大喜。禪師遂即默念真言，將杖望塔一敲，塔登時搖動，移在一邊。禪師高聲叫道：「白氏，快些出來。」只見底下一道白光衝出，白氏已在面前。禪師將杖向塔再敲一下，塔即仍歸原處。

狀元向前跪下，抱住白氏哭道：「娘親受災，孩兒不能身代，直至今日方識娘面。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白氏手撫狀元，淚流滿面。叫聲：「兒呵，恭喜你今日金榜成名，求得誥敕回來，救了你母，足見孝思。」漢文叫聲：「賢妻，為夫只道今生不能與賢妻相會，誰知今日再得相逢。」說罷，悲慟起來。白氏不勝哽咽，叫聲：「官人，妾身冒罪，致官人遁跡空門，今日相見，惚似夢中。」許氏、公甫上前相見，也有一番言語，不必細表。

正是：人生無限傷心處，盡在生離死別時。

禪師聽得多時，叫聲：「白氏，你今災退難解，不可久戀紅塵，老僧度你早歸仙班。」說罷，隨手取出白帕一條，鋪在地中，叫聲：「白氏，可踏此帕之上，老僧度你成為正果。」白氏忙即跪下，叩謝佛恩，起來踏在帕上。禪師手指白帕大喝一聲，只見白帕變作一朵白雲，將白氏升上九霄雲裡。禪師又取出青帕一條，仍前鋪好。叫聲：「道宗賢徒，你可踏此青帕之上，老僧度你並歸仙班，同享逍遙之福。」漢文跪下稽首，起來踏在青帕之上。禪師也喝一聲，青帕變作一朵青雲，將漢文也升上雲端。只見滿天瑞彩，香氣氤氳，二朵祥雲冉冉望西而去，霎時不見。當下禪師度了二人飛升，遂即縱上雲端，竟回靈山繳佛旨去了。

此時，公甫同許氏等一齊跪下，望空禮拜，只有狀元哭倒在地。公甫近前扶起，勸道：「姪兒，你父母白日昇天，世間難得，此乃喜事，何必悲懷，可同回去罷。」狀元被勸不過，只得上轎一同回來。狀元到家後，追思不已，令人裝塑父母二人金身，供養堂中，朝夕禮拜，如同生時。

正是：

惟將朝暮瞻仰意，權作問安視膳時。

狀元在家住了幾時，因思欽限已迫，未完親事，正在沉思。適值錢塘縣來拜，狀元大喜，迎接進內。坐定，狀元開言道：「治弟正有一事要仗托老父母。」知縣忙道：「殿元公有何事見委？學生自當領命。」狀元道：「治弟從幼蒙家姑夫不棄，許以表妹締結朱陳，仰蒙聖恩，賜歸完娶。正慮無人執柯，敢求老父母作伐，未知肯否？」知縣道：「原來殿元公有此快舉，學生敢不效力。」遂即過去見了公甫，道明來意，公甫欣然，選定八月十五日完婚。知縣過來回復，狀元大喜，留住知縣小酌，飲罷，告辭去了。

到了吉期，官員親友齊來慶賀，金花表禮充室盈庭。狀元烏紗帽，大紅袍，簪花掛紅，身騎駿馬，鼓樂喧天，執事儀仗，一路迎來。知縣吉服，也來相陪。這邊，碧蓮金裝玉裹，冠帶繞圍，打扮如天仙一般。公甫、許氏亦穿了冠帶等候。

須臾，狀元到門，行禮已畢，迎歸第中交拜天地，次拜父母神位，同人香房。外面排開喜筵，款待縣令與眾親友，大家飲至更深，方各散去不題。這一夜，鸞幃中，一雙少年夫妻，說不盡千般恩愛，萬種風流。到了次日，親友又有一番作賀，不必細表。滿月後，狀元迎請岳父母過來，同居新第，受享榮華。

正是：

名遂功成諧素願，闔家完聚受天恩。

過了些時，狀元因欽限已滿，打點人都覆命，選擇了黃道吉日，收拾起身，將岳父、岳母一並搬請入京。路出蘇州，親到吳家致謝員外的前情，到京面聖過，仍赴翰林院修撰之任。後來直做到詹事府正詹事，遂即榮歸錢塘，優游林下。許夫人生了二子，狀元即將次子承繼岳父之後，接續宗枝。後來，公甫夫妻皆躋高壽，無病善終。狀元同夫人亦並登古稀，無病端坐而逝。後代簪纓綿綿不絕，人皆以為孝義之報雲。